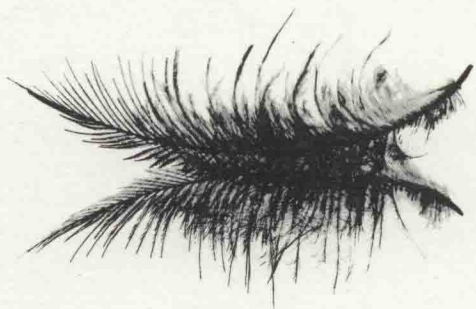


孟宪清 著

白日夢

DAYDREA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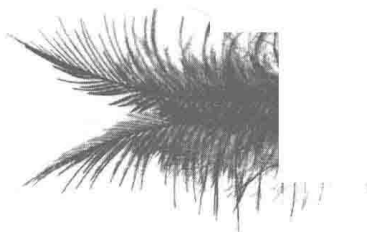


貴州大學出版社
Guizhou University Press

白日梦

Daydream

孟宪清◎著



贵州大学出版社

Guizhou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白日梦 / 孟宪清著. -- 贵阳: 贵州大学出版社,

2018.3

ISBN 978-7-5691-0099-0

I. ①白… II. ①孟… III. ①社会科学—文集 IV.

①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008156号

白日梦

著 者: 孟宪清

出版人: 闵 军

责任编辑: 滕 芸

校 对: 张 萌

装帧设计: 陈 艺

出版发行: 贵州大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地 址: 贵阳市花溪区贵州大学北校区出版大楼

邮编: 550025 电话: 0851-88291180

印 刷: 贵阳精彩数字印刷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70毫米×240毫米

印 张: 29.75

字 数: 490千字

版 次: 2018年3月 第1版

印 次: 2018年3月 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91-0099-0

定 价: 60.00元

版权所有 违权必究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电话: 0851-88291180

自

序

20世纪60年代初，我出生在山东省临沂市一个很普通的农民家庭。父母都是文盲，是一种典型的老式农民。家中虽然很贫穷，但我的童年、少年时期是比较幸福的，因为有父母和姐姐们的疼爱。但是，在16岁那年，高考前，我不幸患了比较严重的抑郁症。在强烈求知欲的驱动下，我带病在县城复读，考上了我们当地的一个专科学校。由于病情日渐加重，半年后就休学了。直到工作后的第二年，我的病才得到确诊，并逐渐好转、治愈。之后，我来到县城，在一个中学继续当教师。工作13年后，即1996年，我才考上硕士。毕业后，我在天津市公安局工作了5年，期间在南开大学读了博士。2008年，在北大博士后出站，我去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在《哲学研究》编辑部工作至今。

我一直喜欢文学，更喜欢哲学。在大学中文系读书期间，我自学了哲学，后来考上了哲学硕士、博士。毕业后，一边从事哲学研究，一边从事文学创作。

我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写一些杂文、散文，但由于忙于工作、拿文凭等原因，陆陆续续地只写了约10万字。自从去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我便给自己规定了一个任务，那就是每周写一篇，若没有按时完成，之后也要补上。到今年，写了大约130万字。期间很少发表，现从中选出约50万字，成为这个文集。

可以说，正是这些比较曲折甚至痛苦的人生经历，再加上哲学的熏陶，使我对人生、社会有了比较全面的感知和体悟，也使我的文章有了更多的思辨的深度。我努力把文学和哲学结合起来。这不仅表现在杂文方面，也表现在对故事、景物的描写方面。但本文集只选取了故事和景物，而杂文留待以后发表。

这些故事和景物都是真实的：故事主要是我和我的亲友、乡邻、同事的故事，他们都是普通人，即使那些虚构的人物，如历史名人甚至妖魔鬼怪，也都有相应的生活基础；而景物主要是我家乡的景物，其次是我工作和生活中周围的景物。

我写这些文章的根本目的，就是忠实地反映我和我的亲友、乡邻、同事等人的生活、命运：他们的喜怒哀乐，他们的优秀品质和缺点，并对他们的生活、命运以及大变革时期中国的政治、经济，特别是精神文化进行认真的反思。另外，写景也大多是为了写人：人的生活、人的品质。

我喜欢幻想，幻想自己有一个美好的生活，如娶一个漂亮而贤惠的妻子，成名成家乃至名垂青史等等。虽然这些都没有实现，而且至今希望很渺茫，但我仍不死心。而且我对社会也抱有很大的期望。这些期望不是幻想。它们中有一些已经实现了，另一些正在实现的过程中，或者在遥远的未来才能实现，但这也是一种梦想。另外，我在文中幻想着与众多历史名人甚至妖魔鬼怪对话，也很有趣。因此，我为本文集名之为《白日梦》。

目

录

Contents

● 白日梦 ○	001
● 多情的土地 ○	121
● 艰难的起飞 ○	285
● 我的生死心路【代后记】○	466

—
白日夢
—

与孔夫子论仁

(一)

我这个人属猪的：吃饱了就犯困，每天午饭后总想睡一觉，否则，整个下午就像瘟鸡一样，打不起精神。但昨天中午，我睡得正香的时候，突然被人拧起耳朵，拉了起来，就像我小时候上课睡觉，被老师抓起来一样。

我当然很恼恨，正要发作，发现站在我面前的竟是孔夫子，便马上恭顺起来。他一边坐下，一边责备我道：“大白天睡大觉，真是朽木不可雕也！……还愣住干什么，还不赶快给我倒茶？不懂礼的家伙！”

我急忙给泡了一壶茶，很小心地给他斟上。他又开口道：“给你自己也倒一杯，清醒清醒头脑，好与我说话，免得呆头呆脑的，一问三不知。”

我不但灌了一杯茶，而且还用凉水洗了一把脸，然后端坐在圣人的面前，就像小学生对老师那样毕恭毕敬。

夫子喝了茶，看着我的这副呆相，突然呵呵一笑，说道：“刚才是给你开玩笑的，丘虽然一向强调师道尊严，但何尝苛责于人？我也是性情中人，我们虽然是师徒，但也惺惺相惜嘛。不要拘谨，放松一点，我们说说笑笑也未尝不可。你就像待你的先祖孟夫子一样来待我，其乐融融，岂不更好？”

听了他的这番话，我便振作起来，一边给他倒茶，一边问道：“夫子这次出来，莫非像过去那样，周游列国，以广施仁政、救国救民？”

夫子回答道：“非也非也，只是随便走走。至于周游列国，那都是陈年往事，说来也感慨万端啊。总之，是我年轻气盛，阅世未深，一厢情愿啊。俗话说‘道不同不相为谋’，文人是从事精神文化创造的，追求的是理想性的东西，即在个人方面，追求的是精神的自由、独立的人格、完美的人性，而在社会方面，追求的是社会的

和谐，政治的清明，民众的幸福。而任何统治者、特别是专制独裁者追求的是现实性的东西，即个人和集团的权力，如经济、政治利益。如果说，文人们把仁政、人性、人格、自由等等，作为一种生活的目的，那么，统治者则把它们当作实现个人、集团利益的工具。例如，在道德方面，文人们把健全的人格、高尚的境界作为做人的根本，而统治者的意识形态则把道德作为一种维护社会秩序的工具：如果说法律是其强制手段，那么，道德则是其‘软手段’，即通过社会舆论而实现对个人行为的约束。再比如，一些统治者也想实行仁政，但他们的根本目的不是民众的生活，不是人性、人格、自由，而是实现自己的霸道，即自己的权力的维护和扩大。所以，当年我周游列国，苦口婆心地游说当权者，不是受到冷漠、嘲笑，就是受到排斥、打击。其根本原因，就是‘对牛弹琴’‘南辕北辙’‘风马牛不相及’……”

我默默地点点头，问道：“现代社会也是如此吗？”

不料，他很干脆地说道：“天下乌鸦一般黑。即使是所谓的民主国家也是如此，更不用说专制国家了。‘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要实现理想，就要自己去争取：个人理想要依靠自己，社会理想要依靠大家，包括文人、民众和统治者。只有在民众、文人的强大力量的推动下，统治者为了自己的地位、权力，才会有所行动，推动精神生活的发展和完善。几乎任何统治阶级即使在他们大势已去时，也不想实行彻底的政治改革，也不情愿拱手让出权力。就像一个人病入膏肓，如果动大手术会加快他的死亡，那么，他宁愿慢慢地死去。当然，这是从整体上讲的，并不排除个别政治家的自觉主动性。”

我又问道：“在您看来，现代社会与您的时代有什么异同？”

他喝了一口茶，沉默了一会，说道：“不同的方面，主要是经济、科技发达了，民众的生活也好了，有了温饱；民智开化了，人的自由、独立意识提高了。而不同的方面，都是处于社会大变革时期，而从世界范围来说，都处于众神喧哗、群雄争霸时期，都是处于礼崩乐坏、道德沦丧、精神萎靡时期：民主社会的精神是畸形发展的，而专制社会的上空更是弥漫着精神的毒雾……”

我们都陷入了沉默，被一种悲哀的气氛笼罩着。

还是夫子打破了这种沉闷的局面，说道：“我们不要谈这些令人扫兴的事情了，还是谈谈我们自己的事情吧。我问你，最近的学业有何进步？”

我一听，感到很紧张，就像小学生面对老师却没完成自己的作业一样，所以，

我只好硬着头皮答道：“不怎么样，难说有什么进步。”

这下子夫子不高兴了，沉下脸，说道：“求道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你整天不思进取，不是喝酒，就是大白天睡大觉，如何称得上孔孟之徒？”

我羞愧地低下头，咕哝道：“我可能不是那块料，有些问题就是想破头也想不开……”

他听了，摆摆手，高声说道：“别为自己找理由、找下坡路，我也不是生而知之，而是困而知之、学而知之、思而知之；不学不思，别说成不了圣贤，连学问也做不好！”

为了使老人家高兴，我便说道：“说实话，我也学了，也思了，虽然没有什么进步，但有些体会。”

他一听，果然高兴了，问道：“什么体会？慢慢说来。”

我回答道：“按照我的理解，孔孟之道可以说就是仁道或人道。我最初接触它的时候，感到很神秘，特别是在接受了那种科学主义、教条主义的哲学体系之后，更觉得它与如今的时代精神不合，甚至背道而驰。但我从那种伪哲学体系走出来后，便又觉得它是一种真正的哲学，并与某些现代哲学如生命哲学、实践哲学有相通之处，因为它们都强调人的精神的创造性和超越性，都强调对人的生活和命运的终极关怀。但我又发现它的一些不足和缺陷，例如，它的存在论是一种建立在类似于生命种胎的基础上的实体论，而不是建立在现实的个人的精神的创造性的基础上的建构论。当然，这种建构论也是强调自然的先在性，而不像西方传统的唯心主义那样强调纯粹的精神实体从虚无中创造世界。可以说，前者的实体性的存在论是建立在自然经济基础上的，而后者的建构论的存在论是建立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上的……”

夫子一边认真地听着，一边不住地点头，最后说道：“有些道理，看来你不是‘朽木不可雕也’，有些悟性，小子好自为之。你从社会转型的角度分析精神生活的发展，分析人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的发展，有一定的道理，因为生产生活方式与思维方式是一体的：二者是一种耦合的关系，或者说前者包含着后者。另外，你把现实的个人的活动作为联系天道、人性的中介，也是可取的。以前的孔孟之徒虽然也强调从生活中体验天道、人性、良知，强调道德境界，但毕竟忽视了个人对物质世界的改造，忽视了对大文化环境即人化自然的建构。你的这种分析总体上是马克思哲学的理路，符合现代哲学的基本理路和理念。但是，马克思哲学也有其不足，那

就是，虽然他强调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特别是他强调辩证法的否定和批判作用，本身就是强调精神的创造性和超越性，但是，他更多地把精神作为一种理论和意识形态。而在我们看来，理论和意识形态毕竟是现实性的东西，是对客观事物的规律、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反映，而不是对它们的改变和超越。另外，仅仅从马克思哲学的这个角度来分析哲学、特别是我们的仁道是不够的，还要从精神生活的内在结构、机制、规律等方面进行探讨。而在现代社会中，尤其要强调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区别和联系，价值与事实的关系，因为现在人的精神生活既高度分化，又高度融合，关系很复杂。最后，还有中国传统哲学与西方哲学的关系问题，要想把孔孟之道发扬光大，必须把古今中外的哲学融会贯通、推陈出新……”

我试探地问道：“如果说西方传统强调哲学是‘爱智慧’，那么，中国传统哲学是不是‘爱的智慧’？因为西方传统哲学基本上是一种理性主义，所以它强调哲学是一种智慧，一种理性沉思；而中国传统哲学基本上是一种实践哲学，所以它强调哲学是一种生活方式，是一种对他人、对生命的大爱。您不是也强调‘仁者爱人’吗？”

他说道：“你说的有一些道理，这的确是中西方传统哲学的最主要的区别之一。但还不能说孔孟之道、特别是中国传统哲学是一种‘爱的智慧’，因为一切哲学、甚至一切人文精神都是建立在大爱的基础上的，都强调对现实的超越性，强调对人的终极关怀，强调无私、无我。另外，在孔孟之道，‘仁’包含着、优先于‘义礼智信’，它强调的践行式的仁道，而不仅仅是理性的智慧，或者说它强调的不是理性的沉思式的智慧，而是生活的体悟式的智慧。”

……

后来，夫子又讲了很多道理。看得出，他尽力深入浅出，但我还是经常如坠云雾之中；他的话虽然对我很有启发，但我仍然有很多问题百思不得其解，时有“朽木不可雕也”之叹。

(二)

上次孔夫子来我家，说我“大白天睡大觉——朽木不可雕也”。我听了好惭愧，于是，决心改掉这个坏习惯。但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由于积习太久，的确一

时难以改变：不午睡像喝了迷魂药一样，整个下午我都头脑昏昏沉沉，连眼皮也睁不开，更不要说读书、写作了；即使喝浓茶喝咖啡、拧自己的大腿，也无济于事。一连几天，都是如此。后来，我索性我行我素，困极了，倒头便睡。结果，我又有了精力，可以照常读书、写作了。但即使如此，因为没有听从圣人的教诲，我心中总是惴惴不安。

昨天中午，孔夫子又来了，见我仍然大白天睡大觉，虽然没有拧我的耳朵，但我知道他是不高兴的。于是，我就像犯了错误的小学生那样，等着他的批评。但他一直坐在那儿，一言不发，一脸忧愁的样子。见此情景，我心中更加自责，说实在的，这比打我、骂我还难受。

我连忙给他老人家沏了一杯茶，小心地放在他面前。而他既不看我，也不喝茶，只是不停地低声说道：“做人难，做圣人更难！”

我知道他批评人总是旁敲侧击，只有心怀敬畏和有点悟性的人才能明白他的意思。为了表明不是执迷不悟的蠢货，我便对他咕哝道：“您别生气了，我改，我改……”

他听了，吃惊地看着我，说道：“什么改呀改呀的，改什么？”

我低声回答道：“我大白天睡大觉呀，您不是说我朽木不可雕吗？”

谁知，他听了呵呵大笑，说道：“你觉得午睡好就睡吧，关别人屁事？我只不过随意说说而已，你就当真了。我老孔虽然强调师道尊严，但何尝对人、特别是对自己的学生苛求了？只要不是作恶，只要不妨害别人，如吸毒抽大烟、骂爹娘打妻子，即使有点小的不良习惯，如你喝酒、大白天睡大觉，是可以理解和容忍的；即使是像我这样的圣人的话，也未必句句是绝对真理。就像你说的，咱们中国人历来过分崇尚权威，天地君亲师都是凛然不可侵犯的，他们连放屁都是香的。结果，严重禁锢了人们的自由的思想、行为。那样的话，整个社会还会有什么生气？如何坚持和完善人性、人格？所以，它们统统要不得！特别是中国历来的文字狱，更是无耻和残暴！你不对我惟命是从，敢于坚持真理，我行我素，很好嘛。”

我听了如释重负，满心欢喜起来，就像小孩子意外地受到父母和老师的宽恕一样，在他们面前不但不害怕，反而倍感亲近，甚至有点“蹬鼻子上脸”，放肆起来。

于是，我对他说道：“您刚才愁眉苦脸的，莫非有什么心事？我来给您排解排解！”

谁知，他的脸沉了下来：“圣人的心事岂是你所能排解的？好大的口气，不自量力！”

这下子我又瘪了，连忙退在一旁，垂手而立。夫子见状，又笑了：“又来了！戏言尔，戏言尔。你敢说敢做的大丈夫气概哪里去了？”

我像被注射了鸡血，又振作起来。

他老人家叹了一口气，说道：“你说对了，我最近的确比较烦，烦死了！”

说着，他一扬手，吩咐我道：“拿酒来！今天我老孔要与你痛饮一番。与你说说我的烦心事，请你给我排解排解。我平时是很少喝酒的，但我并不排斥它，不要酗酒，只要适量就可，小饮可以怡情、痛饮可以忘怀嘛。”

我抱来一坛子美酒，凑了两个菜，其中有我们山东人爱吃的大葱蘸酱，说道：“您老人家通常是‘食不厌精、脍不厌细’，‘肉割不正不吃，没有酱不吃’，今天虽然有酱，但没有大鱼大肉，而且乱七八糟，不知您是否喜欢？”

他连说：“喜欢喜欢。我吃饭讲究，但喝酒随意，尽兴嘛。”

于是，我们俩一边喝酒，一边说笑、解闷。

我说：“你刚才说‘做人难、做圣人更难’，什么意思？”

他看了我一眼，感叹道：“千古难题呀！”

我说：“做圣人，是不是除了要有天纵智慧，而且还要有艰苦卓绝的努力？”

他淡淡地说道：“这是老生常谈。”

于是，他干了一杯酒，说道：“还是我来说吧。总之，就是圣人最容易被误解、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你知道吗，长期被人误解是多么孤独呀，而长期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是多么可悲呀！”

我多少有些领会，便试探地说道：“要说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我可以理解：您说的是不是您被封建统治者被歪曲、神圣化而成为他们的意识形态的道德楷模呀？”

他回答道：“是呀，但也不完全是。连你的先祖孟子都误解我，你说还有谁真正理解我？”

我吃惊地说道：“圣人误解圣人，那可是天大的笑话呀！”

我叹了一口气，说道：“可不是嘛。他说我在见周王的时候，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可怜兮兮的，一副奴才相。冤枉呀！这是别人编排我、诬蔑我的，他竟然也相信！岂不知我老孔并不比他少大丈夫气概。我也是一个顶天立地的汉子，何尝畏惧、

崇拜权势?! 不错,我想恢复周朝的礼仪、仁道,但我并不一味地赞美、崇拜权贵:有道之君我赞赏,无道之君我会毫不留情地痛斥的!我修《春秋》、讲学,不但意在‘令乱臣贼子惧’,而且‘斥天子、退诸侯、讨大夫’。我怎么会成为王侯权贵面前的走狗呢?!……”

我听了也很感慨,说道:“真是高处不胜寒呀,以讹传讹、谬种流传。”

他猛咬了一截大葱,一边大嚼,一边说道:“‘人生得一知己足矣’,但事实证明,很难呀。”说着,他转向我,说道:“我欲引你为知己,可否?”

我听了,大吃一惊,说道:“我甘愿做您的再传弟子、私淑弟子,已经非常满足了,哪里敢有非分之想?我陪您喝酒可以,聊天也可以,特别是喝酒是我的长项。今后你如果烦闷了、想喝酒了,只管来。这里就是您的家。”

他笑了,拍了拍我的肩膀,说道:“你倒是还有点自知之明,逗你玩呢。记住了:孔孟之徒,无论在任何人面前,都不可妄自菲薄。做事要高调,但为人要低调。”

一席话,使我胆战心惊,幸亏我在他面前还拘谨一些,没有“蹬鼻子上脸”。

老人家平时不喝酒,今日大概喝多了一些,显得格外有浩气、豪情。只见他站起来,在屋子里一边走着,一边高声说道:“我老孔平生最痛恨的,是神道设教,愚弄民众。我认为,真正的圣人就是一个真正的人。在平凡中见伟大,就像你的文章追求平淡中见新奇一样。我出身微贱,多能卑事,而且我不是生而知之,而是学而知之,敏而好学而已,愿献身斯文而已。另外,我也是一个性情中人,喜欢开玩笑,也有不少缺点。但世人、特别是统治者总把我美化、神化,什么‘万世宗师’‘素王’,乱七八糟的一大堆。统治者美化、神化我是情有可原的,因为他们总要树立一个神圣而虚假的道德模范,以愚弄民众。但广大民众、特别是知识分子的极力美化、神化我,我就不理解了。这不是‘裤裆里插扁担’——抬杀我吗?自欺欺人,何必呢?”

我点了点头,表示赞成。过了一会,他又说道:“最让我不能忍受的,就是把我说成统治者的代言人,好像认为我拥护专制,或至少我的思想理念与专制制度合拍;说我虽然反对霸道,但向往王道,也就是说,反对坏皇帝,拥护好皇帝。真是天大的误会!如我强调‘三纲五常’,被认为是为专制统治张目,其实大不然!‘五常’,仁义礼智信,是任何社会、阶级都要信奉的道德理想;而‘三纲’,君君臣臣、父父

子子、夫夫妻妻，不是强调他们之间的等级，而是强调他们各自的相应的权利与义务。大家在人格上都是平等的嘛。另外，我历来坚持‘天下为公’，而不是公权私有。对公权，无论是家族私有，还是阶级、政党私有，我都是极力反对的。我向往的不是存在着阶级、等级制的小康社会，而是人人平等的大同社会。如人们通常误解了我的‘三世’理论，即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认为它们是鲁国的不同发展时期。其实，我是借鲁国的历史来表达一种社会理想，即实现人人平等的太平世界。奇怪的是，长期以来，大家不是视而不见，就是别有用心地乱说。在这一点上，连孟子也不例外，只谈仁政、仁道，不谈天下为公、大同世界。可悲呀，可悲呀！”

.....

这才是我们的真正的圣人，一个平凡而伟大的人；而世人心目中的圣人是虚假的——醒悟吧，这也是圣人的呼吁。

与孟圣人谈话录

(一)

一天夜里，我在睡梦中恍惚看见一个高瘦的老头来到我的床前，整一整我的衣被，就像爷爷对待孙子那样慈祥而自然。

我被惊醒了，问道：“你是什么人？怎么不打招呼就私闯民宅？”

老人呵呵一笑，说道：“我不是外人。我乃你的先祖，孟轲，孟夫子是也。既不是外人，焉用打招呼也？”

我惶恐地要爬起来：“不知您老人家驾到，有失远迎，失礼失礼！罪过罪过！”

他一边按下我，一边说：“莫慌莫慌，莫起莫起。这样说话最好。”说完就坐在我的床前。我也只好披衣拥被而坐。于是，就有了下面一场算是祖先和后人的对话。

我说：“您老人家为什么光临我陋室，有何见教？”

他说：“一者你有志于道，虽愚陋、无出息，但多少有些恒心，我特来指教一二。你我既是一家，我更要顾怜。所谓‘肥水不流外人田’，更何况有益于光大圣人之道哉？再者，你今夏到我府上拜见我，而且很虔诚，所谓‘来而不往非礼也’。前些日子，我到欧美、亚洲、非洲等地，见过不少政界、学界等名流和庶民百姓，宣传仁政和仁义，故来迟了一些，想必你不介意乎？”

我赶忙说：“哪里哪里。您老人家光临寒舍，赐教于我，我已是三生有幸，我磕头都来不及，哪来什么怨言？……请问，您老这次国外讲学，感受如何？”

老人家叹了一口气，说道：“甚失吾望！甚失吾望！一言以蔽之，当今世界与春秋战国时期，何其相似也！都是仁义不兴，强权当道；名为民主，实为民贼；富国为刀俎，以掠夺而自肥，穷国为鱼肉，以忍辱而自存；富者流油，花天酒地，穷者饿殍，疲于奔命。联合国如周王朝，名为行公理之机构，实为强国之傀儡，只不过